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第二函
函六冊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二

旅獒

集傳

西旅貢獒

孔氏穎達曰西方之戎有國名召旅者遣獻其大夫其名曰獒

公以爲非所當受作書以戒武王亦訓體也因以

旅獒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集說

林氏之奇曰西旅聞武王之威德有慕義之意於是獻獒以表其誠太保召公深慮武王

之志漸怠而好戰喜功之心由是而生故進諫於王以爲不當受也○真氏德秀曰武王大聖人也西旅貢獒初未之受召公恐其恃大德而忽細行以獻獒之受爲無損故豫戒之如此蓋積行而成

德猶累土而成山一簣虧而全功俱虧彼以聖人而猶致其謹今人未有寸善則曰吾知顧其大不暇卹其細可乎哉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燹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集傳

九夷八蠻多之稱也職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

夷八蠻但言其非一而已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蓋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於開四夷而斥大

境土也。西旅。西方蠻夷國名。犬高四尺曰獒。案說文曰。

犬知人心可使者。公羊傳曰。晉靈公欲殺趙盾。盾踏階

而走。靈公呼獒而屬之。獒亦踏階而從之。則獒能曉解

人意。猛而善搏人者。異於常犬。非特以其高大也。太保

召公奭也。

朱子曰。召地在岐邦內。召公食采於召。後封燕。

史記云。與周同姓姬

氏。

陳氏師凱曰。史記注譙周云。周之支族食邑於召。

此旅獒之本序。

集說

孔氏穎達曰。成王時。召公爲太保。知此時太保亦召公也。○林氏之奇曰。人臣之諫其君。必救之於

其始。始之不救。其末將有不可勝救者。才通達於外域而受旅獒之獻。四夷聞之。則將爭以珍奇進。而人主之

欲寢廣矣。此所以諫王也。○張氏九成曰。召公此訓。若嚴父師訓子弟。然非公高識。安能見微格非如此。○呂氏祖謙曰。創業之君。有一毫之失。後世便有邱山之害。此於王業已成。則爲謹終。於示後嗣。則爲謹始。○陳氏經曰。武王非求之。公諫之。若其失德。何也。聖在遠矣。而根於一念之微。流金爍石。而一陰生。寒於此始。墮指折膠。而一陽生。暑於此萌。諫於微。則爲力易。待其著。則難矣。○王氏綱振曰。曰底頁。見本是獻忱。原無窺伺。曰厥。見本一方物。不是珍奇。但召公爲慮未然。視無形。聽無聲。事君如事父耳。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謹德。蓋一篇之綱領也。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王

謹德四夷咸賓其所貢獻惟服食器用而已。

孔氏穎達曰。玄纁纁

紵。供服也。橘柚菁茅供食也。羽毛齒革。瑤琨篠簜供器用也。

言無異物也。



林氏之奇曰。明王於所貢之方物。不責彼之所難得。不求我之所無用。不責彼之所難得。而其所獻

者。皆其易得之物也。不求我之所無用。則其所受者。皆

有用之物也。○陳氏櫟曰。一篇皆自明王慎德一句推

廣之曰。昭德之致曰。惟德其物曰。德盛不狎侮曰。玩人

喪德曰。終累大德。德之一辭。諄諄焉。惟慎德所以自能

致貢物。惟所貢無異物。所以見其慎德。若奇玩之物。非

所當獻。亦非所當受。一受之。則荒怠之心生。而慎德之

意失矣。○陳氏雅言曰。四夷專指中國之外而言。遠邇

兼指中國之內而言。○王氏肯堂曰。慎德言德已盛大

而猶不敢忽於細行之謹。惟恐怠心之生於忽也。所謂

念無妄動。而猶不懈於操存。事無過舉。而猶不懈於細

微是也。不敢以異物
德必能謹好尚而不

貢者。知明王能謹
以玩物黷之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田
六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
于伯叔之國。時庸
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書昭示也。德之致。謂上文所貢方物也。昭示方物于

異姓之諸侯。使之無
廢其職。

孔氏穎達曰。昭德之致。正
謂賜異姓諸侯。令其見此

遠物。服德畏威。無
廢其貢獻常職也。分

寶玉于同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

親。如分陳以肅慎氏
之矢。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王

者以其德所致方物
分賜諸侯。故諸侯亦不敢輕易其

物而以德視其物也

集說

黃氏度曰以物之功不敢獨饗

可○朱子語類問時展審視也不當訓信

天下之物與天下共

身而已然一視同仁

及疎待同姓必厚於

氏經曰四夷不敢私

私其物所以示錫予

以寶玉亦德所致也

視物雖一介重於九

弱晉有密須之鼓闕

寶玉爲重所以示親

爲重所以示服遠互

爲分賜蓋以四方畢獻誠有輔佐

也然其賜物必皆足以昭德而後

庸展親諸家多訓展作信是否曰

○呂氏祖謙曰聖人公天下爲心

之非如秦皇以千七百國獨奉一

之中文理密察未嘗無等差自親

待異姓非如墨子之兼愛也○陳

其物所以表奉上之誠聖人不敢

之恩予異姓固昭德之致分同姓

以物視物則金玉輕如鴻毛以德

鼎○金氏履祥曰魯有封父之繁

鞶之甲是分伯叔非無方物也以

親分異姓未必無寶玉也以方物

文以見義也○申氏時行曰異姓

之邦。視君德以爲從違者也。頒之以方物。使之盡蕃宣。屏翰之責。而無廢其職。教天下知有忠也。伯叔之國。視君德以爲親疎者也。分之以寶玉。使之篤水木本源之思。而益厚其親。教天下知有孝也。此蓋公天下來王之。物以發天下。尊王之心也。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集傳

德盛則動容周旋皆中禮。然後能無狎侮之心。言

謹德不可不極其至也。德而未至。則未免有狎侮之心。顧氏錫疇曰。狎者與之暱也。侮者禮之倨也。一是視爲私人。一是忽爲易與。狎侮君子。則色

斯舉矣。彼必高蹈遠引。望望然而去。安能盡其心。狎侮小人。雖其微賤。畏威易役。然至愚而神。亦安能盡其力哉。

集說

孔氏穎達曰。大甲曰。接下思恭。不可狎侮臣也。論語曰。使民如承大祭。不可狎侮民也。君子勞心。小

人勞力。故別言之。○林氏之奇曰。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苟盛德之至。則周旋中禮。尚何狎侮之有。既不自侮。則何人侮之。有此君子。所以爲之。竭其謀慮。小人所以爲之。致其筋力。君子小人。以其位之貴賤而言之耳。○陳氏大猷曰。德愈盛者。禮愈恭。狎侮之形。由德薄。心隘而驕矜乘之也。謹德之至。則敬恆勝怠。義恆勝欲。故盛○陳氏櫟曰。君子。人心所同歸。狎侮之。則惡人之所好。失人心矣。安能得人。盡心。小人以力事人。狎

侮之。雖刑驅勢迫，勉強用力耳。安能得其盡力？必如文王感民子來，方爲盡其力。○王氏肯堂曰：德盛之人，心無斯須之不莊不敬，而慢易之私，不得以入之。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集傳 貞，正也。不役於耳目之所好，百爲之度，惟其正而

已。

集說

林氏之奇曰：耳不役於聲，目不役於色，則玩好不_{可得而惑}，中心至正，湛然無營。此百度所以惟正也。○王氏炎曰：心官爲主，而耳目從其令，則非禮勿聽，視百度正矣。耳目爲主，而心爲所役，則物交物而爲所引，百度何由而正？○王氏樵曰：二句一戒一勉。意耳目不專指聲色，大凡外物可以移人者，皆從耳目而入。

須心爲主不可爲耳目所役事之可爲不可爲一節之
以百度之正昭元年左傳子產論晉侯之疾曰茲心不
爽而昏亂百度杜預云百度自事之節也此不役耳目
百度惟貞亦謂志不可役物百事之節惟其正如興居
有節或以遊畋聲色燕飲而失興居之正皆爲耳目所
役也如號令政事有節或求取不合於禮納受不以其
正而褻王言竇政體亦爲耳目所役也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集傳 玩人卽上文狎侮君子之事玩物卽上文不役耳

目之事德者已之所得志者心之所之

集說

王氏十朋曰玩人則以驕而滅敬故喪德玩物則
以慾而勝剛故喪志○陳氏櫟曰喪志則亦必喪

德矣。未有溺志於物而可以修德者。○王氏樵曰：德以平日所養而言。志以心之所主而言。○申氏時行曰：此申上二節。玩人玩物之害。以見不可不戒也。狎侮則不特無以盡心力也。始焉德未盛而玩人。卒至併其未盛之德而喪矣。役耳目則不特百度之不貞也。始焉心役於物而玩物。卒至心之所之無不失正而喪之矣。戒是二者則敬以勝怠。義以制欲而德其有不謹乎。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集傳

道者所當由之理也。已之志以道而寧則不至於

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於妄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古昔聖賢相授心法也。

集說

朱子語類問志以道寧言以道接接字如何曰接者酬應之謂言當以道酬應也又曰志我之志言人之言○呂氏祖謙曰既說玩好之害又說存養工夫志以道寧孟子所謂持其志言以道接孟子所謂我知言內外交養如此自然不作無益不貴異物○陳氏雅言曰志以道寧即舜授禹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也言以道接即舜授禹以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者也○王氏樵曰志以道寧則知止有定此存乎中所以應乎外也言以道接則非禮勿聽此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王氏肯堂曰感物而發者已之志也必乘其時發而省察之使皆發於天理之當然而不涉於人欲之危是之謂以道而寧敷奏於廷者人之言也必即其所奏而揆度之必合於天理之公而不徇於己私之偏是之謂以道而接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

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畜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集傳

孔氏曰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蘇氏曰周穆王

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此章凡三節至所寶惟賢則益切至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遊觀徒費時日故爲無益奇巧世所希有故爲異物諸是妄作皆爲無益諸是世所希皆爲異物○僖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陷於澤是非此土所生不習其用也大不習用傳記無文○是語晉趙簡子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珪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及左史倚相若

夫白珩先王之所玩。何寶之焉。是謂寶賢也。○眞氏德秀曰。爲無益。則心志分而功不成。貴異物。則征求多而民不足。惟知本務實者不然。工商之巧。不如農桑之朴。錦繡之奢。不如布帛之溫。惟類而言。莫不然也。○胡氏士行曰。人心不可不重用也。入此則出彼。入彼則出此。所作所貴所寶。其界限之嚴。必如此而後可也。○金氏履祥曰。上文因玩物而土推玩人之失。以防其原。此段因寶物而歸重寶賢之意。以易其好。○王氏樵曰。此一段三節。無益與異物。猶汎言之。至犬馬奇獸。則指言之。至所寶惟賢。見此外人主無當留其心者。寶非其實。通人且不安。則切言之矣。○王氏肯堂曰。人主好奇異。而奇異之物。雖必不可至者。天下爭思中其欲。而竭力奉之。若移此心。惟好乎賢。則賢人又何不至乎。第患好之不專。猶弗好耳。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

九仞功虧一簣

集傳

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此卽謹德工夫。或之一字

最有趣味。一暫止息。則非謹德矣。矜矜持之。矜八尺曰

仞。細行

陳氏大猷曰：細行。猶言小節。卽畢命所謂小物。

一簣指受爨而言也。

集說

孔氏安國曰：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子慎其微。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

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日昃

慎終如始。○林氏之奇曰：太保拳拳之意。旣盡於此矣。

故又嗟歎而重申其義也。言明王之慎德。其於蚤夜之

閒。兢兢業業。無所不勤也。夫苟以細行爲無益於德而

弗謹之。則日積一日。其爲大德之累也必矣。爲山。假設

以見其意耳。蓋王之心。必自以爲威德之盛矣。雖納